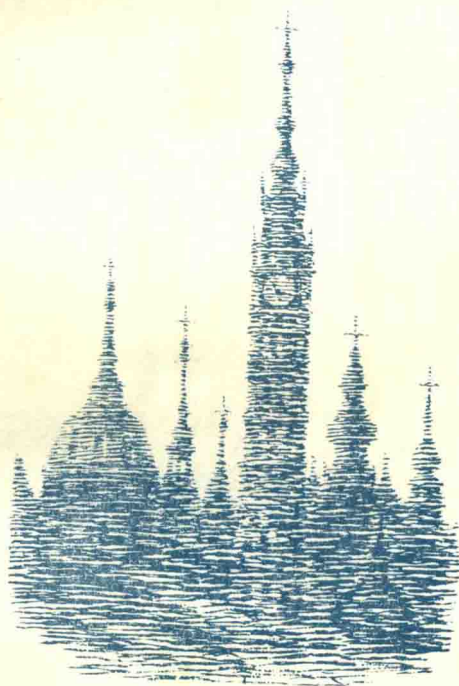


穿破裤子的慈善家

上

罗·特雷塞尔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英〕罗·特雷塞尔

穿破裤子的慈善家

孙铤 龙文佩 张月祥 译

薛 诗 绮 校

外国文学出版社

Robert Tressell

The Ragged Trousered Philanthropists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55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共两册）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495,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24 插页10

1982年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76,000

书号 10208·69

定价2.35元

原出版者的话

我们以能够出版这一版本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而感到自豪，因为它是第一个忠实于作者手稿的版本。这次排印严格根据作者原稿，因而这一具有自己特色的杰作得以完全恢复本来面貌。本书不是由旁观者而是由“工人中的一员”撰写的。作者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和高度热情写成了第一部用英文记录的、关于一群工人的生活 and 思想的作品。它已经成了我们这时代工人运动的一部经典作品。

以罗伯特·特雷塞尔为笔名写成本书的罗伯特·努南，是一个爱尔兰血统的油漆工人。他在历尽飘泊颠沛的生活之后，约于一九〇二年来到了哈斯丁斯，为当地的一些营造商干活。他利用工余时间撰写了这部《穿破裤子的慈善家》。一九一一年他因肺结核病死于利物浦皇家医院。三年后，一九一四年的四月，格兰特·理查兹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的书。

他把手稿交给了他的女儿，女儿在他病故后即去伦敦当女佣。她用粉红的绸带把手稿扎好，放在她床底下的一只铁皮箱子里。凑巧有一次她在侍候主人吃饭的时候，听到他们在谈论书籍的事情，于是就对他们提起他父亲的遗稿。这部书得以出版的经过就是这样。为格兰特·理查兹公司编纂这部稿子的是杰西·波普小姐，这部书终于得以出版应该大大

归功于他们。

原来的手稿是在一九四六年发现的，已经有些残缺不全。从手稿可以看出，一九一四年的版本仅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左右。该版本除了对原稿作了大量删节外，还将原稿中某些原来各不相涉的情节串连在一起。

这样，编者对原书大加改动，从而改变了作者的原来意图。本来特雷塞尔给他的小说写了一个乐观开朗的结尾，而该版本却改用原稿中的另一个段落来代替它。这么一来，根据上下文的含义，使读者感觉到仿佛小说的主人公、社会主义者工人欧文想要自杀。许多细小的情节完全给删掉了。社会主义者巴林顿这个人物也给删掉了，而这个人物在作者原来的构思中显然是相当重要的。关于一个房客勾引了一个工人的妻子的一段穿插，也许是为了尊重当时的成见，全部给改写过了。

除了这几处以及别处的一些删节和改动之外，最早的那个版本在付印前还对语法和标点符号作了一番例行的校订和统一工作。

一九一八年九月出现了一种更为简短的版本，即销行很广的“节本”。这种版本从一九一四年的版本中又抽掉了十一章。

现在这个版本是根据作者手稿排印的。若干页手稿业已经过删节、校正、改写或缩编。遇到这类情况，如果无法将其恢复原来面目，就把原编者所改写的印上，放在双线方括弧中。有几页已经全部遗失，缺少的部分就用一行虚点表示。在必要的地方，我们增添了一些承上启下的字句，这些字句都印

在单线方括弧内。作者由于敏于吸收口头习惯用语而采用的语法、拼法和标点符号，以及他对大写字母无一定标准的运用，我们仍照原样印出。只有极个别地方作了一些改正。

在这个版本中，各章标题和排列次序悉照作者手稿所附目录，但有一处例外：原目录共列五十五章，其中第三章的标题是“麦格斯市”，而手稿里的这一章只是一个片断，现在我们把它作为附录放在书后了。因此原目录所列五十五章现为五十四章。

作者的原序（未完）我们没有改动。作者设计的内封，本版加以复制。有一点要提请大家注意，作者把他的笔名拼写为“Tressell”，并不是以往各种版本上所用的“Tressal”。

出版者对这个版本的编者F·C·鲍尔先生表示敬意。他写的《麦格斯市的特雷塞尔》一书记载了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有关《穿破裤子的慈善家》一书作者的全部资料，并记述了恢复该书手稿本来面目的始末。为了将特雷塞尔的成就公之于世，鲍尔先生花了多年的心血，这个版本就是他辛勤劳动的一个纪念碑。

作 者 序

我写这本书的意图是想通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来忠实地描绘英国南部某个小城市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建筑业工人的生活情景。

我想描写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阶级彼此间的态度和感情、工人们一年四季的生活情况、他们在工作时和失业时的处境，以及他们的愿望、思想面貌、宗教信仰、政治见解和理想。

故事情节包括的时间总共只有一年多一点，但是，为了使这幅图画表现得更完整，有必要把工人从出生到死亡各个时期的生活境况都描绘出来。因此书中刻划的人物有女人、孩子、一个少年学徒、几个见习生、年轻力壮的工人和精疲力尽的老头儿。

我打算向读者揭露贫困和失业给他们带来的悲惨遭遇，揭示用以应付贫困和失业的那些措施是多么无效，并且指出我认为是唯一可靠的良方，那就是——社会主义。我要说明社会主义者如何理解“贫困”这个词，用社会主义的理论解释贫困的根源，我还要说明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消灭贫困的办法。

研讨这些问题的书籍已经出版了许多，人们或许会认为

撰写此书是多此一举。我的回答是：不仅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没有好感，就是一般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只须和他们略谈几句就可以知道，他们也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的作家和发表反社会主义演说的“伟大的政治家”也莫不如此。除非我们认为他们是蓄意撒谎骗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存心自欺欺人，否则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对社会主义全然无知。对他们所说所写的种种奇谈怪论，也不可能有任何别的解释。他们大声疾呼所反对的东西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他们自己想象中的—一个鬼影而已。

我的另一回答是：《穿破裤子的慈善家》不是一篇论文或随笔，而是一本小说。我的主要目的是想根据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写出一个饶有趣味的、值得一读的故事，至于社会主义这一题材只是附带处理的。

这就是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这个任务究竟完成得如何，有待读者作出判断；不过不管他们的评价如何，这本书至少有一点可取之处，那就是它的真实性。我没有虚构什么东西。故事中描写的每个场面或事件，都是我亲眼所见或是有根有据的。我大胆地让人物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有些段落可能会引起读者的指责。同时我相信本书——因为故事是真实的——也不无幽默动人之处。

书中的场面和人物在英国南部任何一个小城市里都是十分典型的，熟悉情况的人很容易把这些场面和人物辨认出来。如果本书能出版的话，我想它会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因为它是真实的，所以也许会遭到攻击，说它侮辱了工人阶级和他们的老板，侮辱了社会上那些自称笃信宗教的公众。但是我相信

大多数被迫在我所描写的环境里度过一生的人会承认这是一部真实的书，很显然，本书对虔诚的宗教信仰并没有进行攻击……

目 次

原出版者的话	1
作者序	1

第 一 章	皇家宴会。一次哲学问题的讨论。神秘的陌生人。不列颠人永远不会做奴隶。.....	1
第 二 章	尼姆罗德：上帝面前的打猎能手	24
第 三 章	理财家	46
第 四 章	新闻简报	69
第 五 章	钟架.....	75
第 六 章	非我之罪	84
第 七 章	吃人的机器	106
第 八 章	楼梯口的帽子	121
第 九 章	谁来付钱？	130
第 十 章	漫长的坡道.....	134
第 十 一 章	双手和大脑	142
第 十 二 章	出租房间	149
第 十 三 章	徒刑和死刑	153
第 十 四 章	三个孩子。脑力劳动的工价	162
第 十 五 章	无功受禄的人和上下两块磨石	169
第 十 六 章	真正的自由	193

第十七章	约翰·斯塔尔牧师	204
第十八章	房客	220
第十九章	灌酒	227
第二十章	四十大盗。强盗对土匪的战斗	243
第二十一章	恐怖统治。精彩的货币花招	253
第二十二章	颅相学家	272
第二十三章	露天布道	285
第二十四章	露丝	297
第二十五章	长方形图解	315
第二十六章	裁人	357
第二十七章	帝国维护者的游行队伍	365
第二十八章	圣诞节前的一周	370
第二十九章	活动画片匣	380
第三十章	强盗们举行作战会议	390
第三十一章	一走了事	398
第三十二章	老兵	400
第三十三章	士兵的孩子	403
第三十四章	结束的开始	410
第三十五章	面对“问题”	424
第三十六章	慈善协会	431
第三十七章	绝妙的警句	437
第三十八章	强盗的窑洞	449
第三十九章	强盗们在工作	455
第四十章	现制度万岁！	464
第四十一章	复活节献礼。关于聚餐会的讨论	475

第四十二章	六月	486
第四十三章	追忆那个愉快的夏天	494
第四十四章	聚餐会	547
第四十五章	演讲大会	583
第四十六章	“六五梯”	636
第四十七章	食尸鬼	645
第四十八章	东方智者	664
第四十九章	不如意的事	696
第五十章	分离	700
第五十一章	寡妇的儿子	709
第五十二章	“我现在所作的比我曾经作过的都 更加、更加好”	718
第五十三章	巴林顿找到了工作	725
第五十四章	结尾	732
附 录	麦格斯市	745
译后记		748

第 一 章

皇家宴会。一次哲学问题的讨论。神秘的陌生人。不列颠人永远不会做奴隶。

人们管这所房子叫“窑洞别墅”。这是一幢大约占地一英亩的老式的三层楼大建筑，座落在离麦格斯市一英里左右的地方，离开大路约二百码，有一条支路或者说一条小径通到这里。小径两旁各有一道山楂和黑莓排成的篱笆。这房子已经多年没人居住，目前拉什顿建筑装饰公司正在为屋子的新主人进行改建和修葺。

这里大约有二十五个工人在干活：有木工、管子工、泥水工、砌砖工和油漆工，另外还有几个干杂务的。他们正在把屋子里烂掉的地板换成新的，把楼上两个房间当中的隔墙拆掉，架起铁梁，打通成一间。有的窗台和窗框已经朽坏不堪，需要拆换；有些地方天花板和墙壁裂了缝、破了洞，得重新填补、粉刷。墙上在打洞，原来没有门的地方正在装门。破旧的烟囱给取下来，新的烟囱正在安装。天花板上旧的粉饰都得刮净，旧的糊壁纸也都得剥掉，这样才能重新粉刷和装饰。屋子里声音嘈杂：敲锤子和拉锯的声音、瓦刀丁丁当当的声音、水桶空隆空隆的声音、刷子溅泼水花的声音，还有用刮刀铲刮旧糊

壁纸发出的嚓嚓声。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之外，空气里充满着尘土、病菌、胶泥粉、石灰、灰泥以及多年来堆积在这屋里的垃圾。一句话，这些被雇用的工人，可以说，正生活在一个“关税改革”^①的天堂里——他们有大量的活儿可干。

十二点钟的时候，鲍勃·克拉斯——油漆匠工头——拉长声吹了一声哨子，于是所有的工人都聚集到厨房里来。学徒伯特已经在这里准备好茶，装在一只白铁桶里，放在房间中央。铁桶四周摆着许多果酱罐、大水杯、残缺不全的茶杯和两个装炼乳的空罐子。每个干活的人一星期付给伯特三个便士作为茶钱和白糖钱——他们并没有牛奶喝——虽然他们早饭和午饭时都喝茶，大家认为那孩子还是有一大笔钱好赚。

火炉前面有两架梯子平放在地上，相距约八英尺，上面横搭着一块木板，再加上几个倒扣着的木桶和橱柜上的抽屉，这就凑成了全部座位。地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瓦块、灰尘、垃圾、胶泥的碎块和灰泥。靠墙放着一只盛水泥的口袋，角落里搁着一桶放了很久的石灰水。

每个人走进来以后，都先用自己的杯子，或果酱罐、或炼乳罐从热气腾腾的桶里舀上一杯茶，然后坐下来。他们大都用藤盖篮装着食物，把它们放在膝盖上或者搁在身边的地上，边吃边喝茶。

起初，没有人想说话，除了吃东西、喝茶的声音和油漆工伊斯顿用一根尖铁棍在火上烤鲱鱼发出的滋滋声外，什么声响都没有。

^① 指当时英国反对美国提倡的自由贸易，要求征收进口税实行保护贸易政策。

“这倒霉的茶真是糟透了，”忽然间，一个叫索金斯的工人说。

“应该算是不错啦，”伯特回嘴说，“十一点半以后就一直熬着的。”

伯特·怀特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身体瘦弱，面色苍白，约莫四英尺九英寸高。他穿的裤子曾是他节日盛装的组成部分，不过这是好久以前的事，现在已经小得不合身了。那裤子紧绷在他身上，裤脚刚刚够到他那打过补丁的破钉靴的靴口。膝盖和裤腿上补着一块块比裤料的颜色深得多的补丁，这些补丁现在也都破破烂烂了。他的上衣比他的身材要大好几个码子，披在身上活象一只又脏又破的布袋。他坐在一只倒扣着的木桶上，啃着面包和乳酪，他的手指和他的衣服一样，沾满了油漆和灰尘，看上去真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那么，要不就是你茶叶放得太少，要不就是你把昨天剩下来的搁进去了，”索金斯接着说。

“他妈的，你为什么老和这孩子过不去？”另一个油漆工哈洛说，“你不高兴喝，就别喝好了。每天听你这一套罗嗦，我真是腻了。”

“你叫我别喝，说说倒挺容易，”索金斯回答说，“可是我既然出了一份钱，就有权利发表意见。我相信，我们给他的钱，一半花在购买廉价惊险小说上去了，他手里老是捧着那么一本东西；为了要证明他买过茶叶，他把茶脚统统捞起来，天天煮给我们喝。”

“没有，我没有！”伯特说，他几乎要哭出来了，“根本不是我去买东西的。我收下的钱全都交给了克拉斯，东西由他去

买，能怪我吗！”

这样一揭穿，有些人彼此心照不宣地看了一眼，工头克拉斯满脸涨得通红。

“把你那几个臭钱收起来吧。下个星期起，你干脆自己去煮，”他对索金斯说，“这样，我们吃起饭来，也许会安静一点儿了。”

“你别再叫我替你烤鲱鱼和咸肉。”伯特眼泪汪汪地加上一句，“我不高兴替你烤了。”

索金斯在工人中名声并不好。大约一年以前，他初次来到拉什顿公司，还只是一个没有技术的普通工人，可是以后他“捞”到了这个行业的一些皮毛知识，拿起一把油漆刀，披上一件白外套，居然也自以为是是个地道的油漆匠了。其他工人也许并不反对他想改善改善自己的境遇，不过他的工资——每小时五便士——比标准工资要低两个便士，因此每遇淡季，技术高明些的工人倒“歇了工”，而索金斯却一直做下去。而且，大家还认为他是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常常到工头和“老混蛋”那里去告密。每个新来的工人一上工，伙伴们就警告他：“可别让他妈的索金斯那家伙瞧见什么。”

刚才这阵令人不愉快的沉寂，终于被一个工人打破了，他讲了一个下流故事，引起一阵笑声和掌声，人们也就把喝茶时发生的这场争执忘掉了。

“你昨天过得怎样？”克拉斯问泥瓦工邦迪，他正在细心阅读《糊弄家日报》^①的体育消息。

① 原文 Obscurer，意思是“使人糊涂的东西”，作者显然是影射当时在英国已极出名的报纸 Observer（《观察家》）。

“运气不好，”邦迪闷闷不乐地回答，“第一场，我在斯达克维尔^①身上每门儿押了一个先令，可是，还没开始，它就给取消了资格。”

这就引起了克拉斯、邦迪以及其他一两个人的谈兴，他们讨论着第一天的赛马，预测着各匹马的胜负。这天是星期五，大家身边都没有钱。在邦迪的倡议下，每人凑三便士，组成一个“互助会”，在《糊弄家》有名的撰稿人岂敦队长所认为必胜的马身上下注。在那些没有参加“互助会”的人中，有一个是弗兰克·欧文，他和平日一样，正聚精会神地读报纸。大家都认为他有点古怪：一个对赛马和足球不感兴趣、对宗教和政治却经常大发谬论的人，一定是神经有毛病。要不是大家都承认他是个出色的干活能手的话，他们一定会毫不迟疑地把他看作一个疯子。这个人约莫三十一、二岁，中等身材，由于他很清瘦，便显得高一点。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面孔露出了几分斯文的模样，不过他的面孔苍白得怕人，瘦削的面颊常泛出不自然的红色。

伙伴们用这种态度对待他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欧文对上面谈到的那类问题，总抱着不合正统观念的见解。

天下的一切事都是根据正统观念安排的。如果有人〔不是根据这些观念看问题，那他自己就会很快发现这个事实。欧文看出，世界上有那么一小撮人〕占有了大量的过多的劳动生产品。他也看出，很大一部分人——实际上是人民当中的大多数——生活在贫困的边缘；比这少些的一部分人（但是总数

① 赛马场的马的名字。